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鉤豈必問乎陂於馬鬛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臥何嘗恃推步於雞九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皇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遥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髑髏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因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生昭先至平章事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轍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掘墳利已者知此義否

晉郭璞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

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佩尋牛得之因葬其母

後佩果爲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

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

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

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姊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溯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闢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北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愍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候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

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贄。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名、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開。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耶
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敘諭轉此官不久遽
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
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過其鄉人問方
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
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
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偏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鏜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須爲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裳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

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値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値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眞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宪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瀆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選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選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其安焉乎焉者可矣。

袁安祇德修行。其父沒。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恐

七日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

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

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寛潤

地爲之敢有狥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

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緼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一鳳雛相謝遂孕

二子先後並登科第。愬觀此。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即工。泉壞其背。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痴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娠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即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為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為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需

兩送下一穴郎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登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昌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眞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為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昨非菴日纂韜穎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鑪烟茗椀野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餂蜜者何若韜穎第十九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為人灌園。

萊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illegible]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漁童樵青日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

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

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靴不至門客至共坐

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爲己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賞莫教一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爲遂遁入霸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響欣然爲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荅但拈詩句以應之問何感慨而廿棲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此曰種、花、恭、[illegible]、

雪看籙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曰所用無
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
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
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
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
兩人爾

寘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勤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雖也燕坐閒寔辨有凹通託簡重身有機作謬爲清言惟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罷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

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眞何謂不典之禮賓客至意無論尊貴卑平交終日聲音說話須譬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詬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褻衣束帶縛如檻猿亂嚼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逾官守馬上以目注鼻

視越尺寸人即從旁傾之溺下至不可恐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于將縱心游於漭瀁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聽過閒庭鳥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蛙鼓竹籟宜棲鳥報更可講山史實錄
疏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
　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媚
　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月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耶問日何所為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灑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況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陽漁舟拔沛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楊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借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節問其姓氏不答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榻殆如蒸烹客
坐偪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不能不報
請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靸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

策就枕用米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日酌三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抒己之是不必訐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曾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棘石鑿山雕林窮壯麗極窮奢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其扉門鄉合拖可藏鴟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偃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眞可惻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曰潚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山祖陳摶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流水鑒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等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
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
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
廬山中夏則贏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
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朱居
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
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舫朱欄碧幄明標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冕守蘇耆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詔下巳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巳覺風
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
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
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
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脩爲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
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初所云

量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藝；文弱者，以備灑掃、抄寫；子孫相禮者，則送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此外靡知其它。

晉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記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夢再會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荳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用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鄉閒或几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為樂不減眞仙何羨常富貴足云

傳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樵十數翁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
花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
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
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過潁士自鄭居來因問鄭居涼乎日涼

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杖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壽丞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徽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攜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日復蹟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即市廛喧囂百丈短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耳

人耳，即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梧桐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傖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即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略，遂來帝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葳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

隱九里山種豆三畝栗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喬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屨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
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
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
漕審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
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
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
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

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

扃戶閴然排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廏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冥果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鏡臺放着誰氏即身前身後或依片時而造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柁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冥果第二十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鑑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刀秉劒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月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老母安可殺之遂隱恐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笻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嗣興秉性殘酷與崇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不軌太后怒命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讐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青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怗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靚女葛洪妻也行此炙於南海有日矣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臠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取心肝。斬首道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予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而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旣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予袁盎吾鼂錯也予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予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适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今眞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冤矣於是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癱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赧然。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出返局其户。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恆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謝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娠生子貴登第

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

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

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

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

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妾心一萌異形踵至祗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瘖啞傴僂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為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

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
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嶷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
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嶷乃
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
未斷而書已出嶷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
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于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髓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乎嘗買鐵鐙臺磨之乃銀也卽詩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

謀謂有富家乏主討人令往殺之寠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遥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苦汝死汝困不死圖報賊賊圖自報我又何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論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即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旱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憩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出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夯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煑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阯

俱爲名。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臠示兒。兒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白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元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

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
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即時沉沒同舟異
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
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
田庄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
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
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斂人闘訟摟人錢

物婬人女婦小拂意則恣譖神天忽死經晝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熾郎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剜出雙目瞳子曰此瞋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詛報自斫其手曰

此府宰衆生報自剖腹剜心曰此陰險殘賊
報遠近觀傳妻子恥之揖外人勿入其呼曰
吾受命閻君示衆汝得何爲宛轉六日體無
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
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
多男妾冒恥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
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

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問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内盛一顆葷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淸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

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獮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幸剖諸猴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獮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因兩郎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厨有烹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若

無結怨憶經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
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爲中團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
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
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
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
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
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巳不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寃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侯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

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雖類無道而家墟矣咄咄猓獍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一

呂淇春日郊行遇一巳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即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年傾圯欲葬埋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州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淝潁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

俛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褁以葦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𦙶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

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

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

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晩霽散步。見一婦

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

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

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値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縊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墻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

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卞三韮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即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荅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瞷夫出即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恐負之即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

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媼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媼盲無睹飯成誤把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飼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靚面不相見婦瘖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實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居沾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覬之居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潤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潤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一十金滅口古潤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究鬼假子孚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撥於地主母
疑婢鞭笞流血幾死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
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此釧還之全
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
京巳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
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
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巳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爲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恣徇臆擬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胷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即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常事不察其大迪吉大逆凶

眞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㫄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董卓嘗至郿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汴等惇與汴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謫處

一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